

他把书写传奇的所有精力投向了学问

——读张光璠《季羨林先生》

■ 几 又

2006年央视《感动中国》栏目给年度人物季羨林的颁奖词是：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季羨林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本书作者张光璠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季羨林的高徒，曾编纂《季羨林文集》。书中，张光璠以朴实的文字，深情地讲述了季羨林求学、做学、讲学的一生。季羨林一辈子与“学”字结缘，直到九十高龄，依旧坚持每天黎明前起床钻研学问，“‘心事浩茫连广宇’，思考着国家民族与人类的未来，然后写下一行行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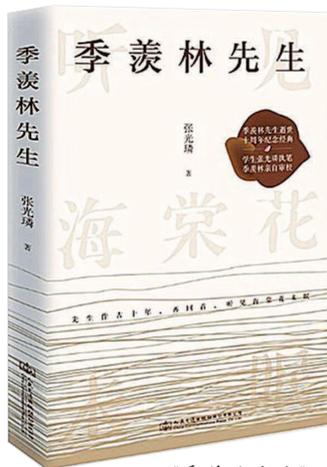
季羨林看过弟子呈上的这部书稿后，总体上表示认同，但又指出，这本书“写的都是我的过五关、斩六将，没有写我的夜走麦城”。写恩师不容易，尤其是季羨林所指的“夜走麦城”部分，这既有弟子尊重恩师的缘故，也因为季羨林的人生在同年代的知名人士中稍显“平淡”。

从地理位置看，季羨林一生

经历过的地方很多：从鲁西的清平县到济南，再到北京，后在济南与北京间辗转，再就是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求学11年，然后回国在北大任教。除了鲁西乡村生活的六年，季羨林几乎都在与书本打交道。所不同的是，每转换一个地点，都能看到 he 学识的成长进步，这在家庭条件一般、社会混乱的年代殊为不易。

除了从热衷宋明理学的叔父那里得到一些蜻蜓点水般的家庭文化滋养，季羨林的学识几乎全部来自于外部的灌输。从他的求学经历看，“贵人”多多。在济南上高中时，得遇清末状元、清末翰林，以及一位桐城派古文作家，后又喜逢胡也频、董秋芳等知名作家；在清华大学，遇到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等；在哥廷根大学，遇到后来引他走上梵文研究道路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以及引他走上吐火罗文研究道路的西克教授；任教北大后，又与胡适、老舍、臧克家等人建立密切联系……

学习再学习，季羨林为此大半辈子辗转于国内外，努力是他的人生底色也是他的特长。他从不讳言，之所以如此卖命地读书，



《季羨林先生》

张光璠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就是“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清华园日记》）。漫长的求学生涯中，相伴季羨林的只有饥饿与贫穷。在哥廷根大学，他一度“失掉了饱的感受”。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经历，他养成了极为朴素的生活习惯，“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国内外不变”。这让人不禁想起前些年曾成为“网红”的“布鞋院士”李小文——朴素是那个年代学者共同的外表，他们的财富全在脑海里。

学习需要静心与沉淀，这对于生活在乱世中的人来说太过奢侈。或许是把所有的精力投向了书本，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期间，季羨林每天比别人要多上好几门课，起早贪黑，如饥似渴。许多时候，他的生活非常单一，绝大部分时间放在读书上，根本无暇于欧洲美丽的山山水水。课堂上开始有两个人，后来只剩他一个，最终学有所成。在被打入“牛棚”后，他没有气馁亦不觉孤独，反而趁着这份难得的“清静”写出了《牛棚杂记》。

父母之约，媒妁之言，季羨林按叔父意愿完成了人生大事，却一辈子走不出夫妻感情缺失的阴影。他有机会为自己平淡的人生抹上传奇的亮色，比如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擦出爱情火花。但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来说，这样的“火花”意味着对“忠孝”两字的背叛。另一个更深层的因素，季羨林对学识的投入远超对感情的投入。

季羨林曾自嘲，一辈子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教书。他对于名利毫不在乎，曾在《病榻杂记》中袒露心迹，决意摘去“国学大师”“泰斗”“国宝”这三顶许多人羡慕

万分的桂冠，并坦然“昭告天下：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除了学识，他似乎没什么可在乎的。但只要是学识，他便不顾一切。别人视为“功德圆满”的种种“顶戴花翎”，则被季先生视作精神上的累赘。

季羨林“一生克己，一生勤勉，一生谦逊，至情至性”。从他一辈子走过的地方看，他理当有更多书写个人传奇经历的“天赐良机”。但对一个致力于学究的辛勤耕耘者而言，人生传奇与学术研究追求的静心沉淀缺少交集，毕竟知识需要日积月累才能滴水穿石，而传奇的书写需要更多的社会活动实践。

没有传奇便是传奇。从季羨林的人生看，虽然他自嘲“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但无论是早年济南的邮差，还是清华毕业后与家人呆在一起教书度日，还是后来在哥廷根大学谋得一份教学差事，还是剑桥大学伸过来的橄榄枝，都没能影响他书写个人学问研究传奇的脚步。也许这样的传奇缺乏故事性观赏性，但对于以学识为毕生努力的学者来说，有什么外在的传奇比得上学问的充实和思想上的富有呢？

图文并茂索骚辞

——读清华版《离骚》

■ 袁恒雷

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品小说，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溯源中华文化源流主要有两大出处，一为《诗经》，一为《楚辞》。《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楚辞》则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其中尤以屈原代表作《离骚》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

作为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离骚》绚烂的文采、宏伟的结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骚体”诗歌的创作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如此重要的诗歌文本，自然引得诸多名家注释。较受推崇的，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等。但这些注释本对于当今普通读者而言难免存有距离感。为此，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由杨永青绘画、黄晓丹译注的《离骚》，其富于时代特色的图文并茂解读，对于广大读者追索这一中华经典厥功至伟。

形神兼备的绘画叙事。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内容丰满、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再加上全诗结构完整，叙事与抒情兼备，这些要素加在一起，非常适合运用绘画形式来表达。杨永青在细致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版画、国画并使之与图书插图技法相融

合，以屈原的形象为主人公，绘制了一系列契合文本内容的众生相。

全书采取左侧页为原文与译文、右侧页为绘本的布局，便利读者对照阅读。

《离骚》成书年代久远，屈原想象力又特别丰富，运用了多重象征手法，再加上一些晦涩生僻字的运用，于今人而言阅读难度颇大。杨永青的绘画尽可能地还原了文字所写内容的场景，点面结合地展现了原著故事以及人物情感状态，这种如同阅读连环画的效果自然大大降低了对经典的理解难度，也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和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群体的距离。

杨永青的绘画文本富于童心色彩，这与屈原的创作心态趋于一致。阅读这样一本形神兼备的绘画故事书，堪为一场愉悦的经典之旅。

直意兼备的译注解读。担任该书译注工作的黄晓丹是南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师从叶嘉莹先生，现为江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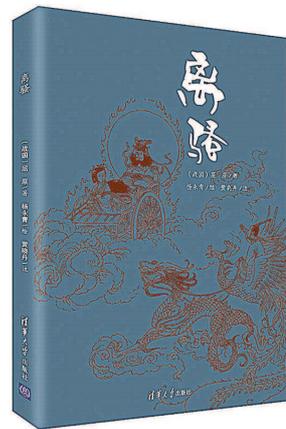
众所周知，文字翻译的理想标准永远是信达雅——忠实、精准、文采。通读黄晓丹的译注，真切感受到了她在这方面的努力与成果。仅以开篇为例，就颇为惊叹她直译与意译兼备的功力，令人有眼前一亮之感：“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如果缺乏诗词功底及相关背景知识，真令人不知其所言。且看黄晓丹的译注：“天上

太岁在寅，地上正月始春，寅年寅月寅日，正是我的生辰。”原句是两句，译注为富于节奏美感的四句，而且特别富于文采美。这正是该书译注的最大美学特色——黄晓丹在深入理解原著精髓的基础上，融入自己文学功底而进行了再创作，将许多令人望而生畏的晦涩语句变成朗朗上口的现代诗歌，而且对仗工整，节奏轻缓疾徐。

为了保持阅读的流畅，黄晓丹“将理解文章时必不可少的注释性内容直接补充翻译进了诗句”，生僻字旁加上注音，确实方便了阅读。

还需提及的是，黄晓丹的译注对于王逸和朱熹等经典注释本的突破。比如，她未依从“美人香草之托”的解法，认为将这些在文本中提到的意象归类为政治隐喻，是对《离骚》的窄化解读。她说：“它或许有教化上的意义，但对丰富的文学性和宏大的宇宙观都有损害。”如此，她解读的《离骚》脱离了传统的“以儒诠骚”，让诗人回归于他的本来状态，把应有的崇高之美、之力、之心还给最初的《离骚》。

内外兼备的文本结构。阅读经典，解读《离骚》，最重要的目的或者说收获是进入文本的内部，甚至是作者的内心世界，全方位地解读其表达的思想，完整地理解他的人格魅力。《离骚》从文本结构来说，其内是现实主义，其外是浪漫主义，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

《离骚》
屈原著
杨永青绘 黄晓丹注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通读清华版《离骚》，在图文并茂的展示引导下，屈原的多重生活情感状态尤为突显：他与当朝统治者的矛盾，内心的痛苦纠结，进取与退隐的矛盾等，完全是其自叙式的表达。读者随着诗人强烈的情感状态而起伏，并为之而郁郁不平：屈原曾得到楚怀王的恩宠，得志时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失意时又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流放者。

夏立君在《时间的压力》中解读屈原对于君王的“婢妾心态”：“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离骚》中，类似“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类的怨愤表达俯拾皆是。悲观至绝望，屈原效仿彭咸投水殉道（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他真的在自己的诗歌中一语成谶了。

诗人不幸诗歌幸。屈原人生绚烂与悲凉都达到极致，而其辉煌的诗歌精神则穿越千年照耀于今。清华版《离骚》是对其诗歌精神的崇高致敬，图文并茂的全新解读，则有助更多的中华儿女追索骚辞的永恒魅力。